

# 昆仑山下军属情

■曹达功 王钰凯

## 温暖「守望」

■孔俊寓

### 情到深处

“阿姨，我们来啦！”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家属院内，军嫂耿雅莉带着几名军嫂和军娃，走进宋玉华老人的家里。

“天越来越冷了，您有啥需要的，一定得告诉我啊！”放下手中的水果，耿雅莉卷起袖子，开始在厨房忙活起来。“好好好，谢谢……”95岁的宋玉华，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看着老人开心的样子，耿雅莉也跟着笑了：“阿姨，千万别客气。您是我们这些随军家属的榜样，我们来看您就像回家看望老人一样！”其他军嫂和孩子们听了耿雅莉的话，也都笑了，屋里变得格外温馨。

宋玉华老人祖籍四川，50多年前从家乡奔赴新疆，成了一名随军家属。虽然远离家乡，但能和丈夫蓝同湘生活在一起，宋玉华很知足。蓝同湘是名汽车运输兵，经常往返西藏和南疆执行任务。3000多公里的“天路”，在当时充满了危险和艰辛。蓝同湘外出执行任务时，宋玉华就每天眺望远方的昆仑山，等着车队归来。然而，在一次长途机动任务中，蓝同湘再也未能像之前一样，带着一身风雪归来。

“老蓝当年说走就走了……”和耿雅莉她们聊起这些往事时，宋玉华的眼睛湿润了。50年前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对丈夫的爱，让宋玉华决定留在这片丈夫为之献出生命的土地上。

宋玉华的故事，令这些来自天南海



不久前，军嫂耿雅莉（站立者）和家属院其他军嫂来到军营，与官兵一起为退伍老兵包“送别饺子”。

作者提供

北的军嫂动容。因为对另一半的爱与支持，她们离开了家乡熟悉的生活环境，选择来到千里之外的军营。

从山西来到新疆的耿雅莉，便是她们中的一位。3年前，在家附近社区医院工作的她，辞职来到丈夫所在的边防团。

回忆起3年来的随军生活，耿雅莉感慨不已：“我在家那会儿，家务一点都不会做。可为了我家老王，硬是把自已练成了‘家务达人’……”耿雅莉口中的丈夫“老王”，是边防团某连指导员王利洋。“很感谢我爱人，她很

不容易。”提到妻子，他总是充满歉疚和柔情。

边防团的官兵经常执行高原驻训任务。许多军嫂虽然办理了随军，但和丈夫依然是聚少离多。

军嫂国显明怀孕时，丈夫就不在身边。她临盆时，丈夫还在高原上驻训。她有一肚子委屈想和丈夫倾诉，可视频接通那一刻，看见丈夫黝黑的脸和身后艰苦的环境，她最终只说了句：“我很好，任务重要，家里你放心！”或许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相同

的军营情结，这些不同年龄、来自不同地域的军属，认识后很快熟络起来。

“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给邻居送一份；谁家有点小矛盾，来劝解的能坐一客厅。过年时，大家一起包饺子，暑假一块带孩子，家属院成了大家心中无比温暖的地方……”提及这个“大家庭”，耿雅莉的言语中流露出自豪。

作为家属委员会的副主任，耿雅莉会组织军属们为驻训官兵亲手缝制鞋垫，也会招呼大家在端午节包粽子，送给远在昆仑雪山的官兵……

在一次次活动中，军属们越来越适应这里的生活。官兵组织烧烤晚会时，会第一时间邀请军属参加，也会在儿童节特地为军娃办一场“军营开放日”。

耿雅莉也从最初的不适应到渐渐爱上了这里。曾经，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宋玉华老人会那么执着地守在这里。这几年的随军生活，让她知道了：家不一定只是从小长大、承载血缘关系的载体，也可以是共同理想而汇聚一处、真情所系的纽带。只要有爱，哪怕在祖国边陲，也有温暖的家。

部队又上高原驻训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耿雅莉和家属院的军嫂们，也会在闲暇时像宋玉华老人一样，眺望远方的昆仑山。她们的眼睛里，有思念，有期盼，也有从容和坦然。

冬日的昆仑山下，已是天寒地冻，但阳光还是洒进家属院。家属房里，时不时传来笑声，让家属院变得暖意融融。

### 家庭秀

大大的帽子  
小小的你  
快点长大吧  
我的小鸟  
愿你在爱的天空下  
自由飞翔  
愿阳光将橙色的蜜  
涂满你彩色的翅膀  
李学志配文

定格 不久前，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二级上士王浩翰的家人来队探亲。图为一家三口在周末享受团聚时光。  
李沛摄



茅文宽绘

## 远方的“小牵挂”

■黄远利

### 迷彩军娃

“妈妈，爸爸快回来了吗？”那天，女儿指着挂历问妻子。

“是的，宝贝！”听到妻子的回答后，女儿高兴得手舞足蹈。后来，她逢人就炫耀：“我爸爸快回来喽！”

出国维和前，我休假回家几天，算是与家人道别。那段时间，女儿像个“小跟班”似的，每天都黏着我。一天晚上，战友约我参加篮球比赛，饭后我悄悄出了门，到家已是深夜。当我小心翼翼地推开家门时，坐在沙发上睡眼朦胧的女儿，立刻冲过来抱住了我的腿：“爸爸你可回来了，我等你好久了。”

睡前，女儿又凑到我耳边悄悄地说：“爸爸，下次能和你一起去打篮球吗？你打球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动画片。”我愉快地答应后，她才甜甜地进入梦乡。

归队那天，我天不亮就出门了。离家前，看着熟睡的女儿，我心里充满了不舍。女儿醒来后，发现我不在身边，既没哭也没闹。到了晚上，小家伙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肯睡。妻子抱起她后，她才难地说道：“我想爸爸了，可是他走了。”妻子听后，眼眶也湿润了。

那段时间，妻子问女儿要不要和爸爸视频通话，女儿都拒绝了。“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守护和你一样的小朋友去了，

一年后就回来了。”妻子只好耐心地向她解释。

一次，女儿半夜高烧不退。去医院看完病后，她有些难过地向妻子：“妈妈，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生病了，爸爸都在身边陪着？”妻子赶忙答道：“爸爸去保卫祖国了，你还有妈妈陪着啊。”

“什么是保卫祖国？”

“就是不让坏人欺负我们。”

“那好吧。”

母女俩在一问一答中，熬过了那个夜晚。

妻子告诉我，女儿经常把思念“挂在嘴边”。她说，想让爸爸陪她吃饭、睡觉、去游乐场……她还会在睡前许愿：“月亮出来了，我们赶紧许愿。我的愿望是，希望爸爸能和我和妈妈永远开心地在一起……”

当然，女儿也有自己的小脾气。一次，因为联系不上我，她有些生气，就拿着马克笔在床上使劲涂鸦，气得妻子吼了她。事后，妻子问女儿：“爸爸在家的時候，你就比较乖是不是？”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这让妻子哭笑不得。

等待重逢的日子是漫长的，视频通话是我们父女俩宝贵的“重逢时光”。在这期间，女儿总是笑容灿烂，主动跟我分享她的日常。看到她，我心里也暖洋洋的。

身处异国他乡，使命责任在肩，我们父女成了彼此间最深的牵挂。我在心里默默许下心愿：任务结束后，一定好好陪陪她。

## 父亲的心事

■赵刚

唯唯父亲看起来心事重重。那天，他破天荒地按时下班回家，说要和我谈谈。

谈什么呢？两杯清茶，铺开了父子间的叙谈。主要是父亲说，我听。父亲说了很多：说他像我这个年纪时，也想报名参军，因家事牵累而放弃梦想的无奈；说了对我即将离家的不舍，以及梦想成真的祝贺；劝我莫学古人弃笔从戎，而应携笔从戎，成长为手握枪杆、一手提笔杆，文武双全的战士……平素惜字如金的父亲，似乎还有很多话要对我讲，但终究是忍住了。他将一个崭新的牛皮套封笔记本郑重地送给我，扉页力透纸背地写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与我儿共勉。”

后来，每当我遇到困难，踌躇迷惘甚至想打退堂鼓时，父亲那番语重心长的嘱咐，那页饱含深情的赠言，无不成为鼓励我咬紧牙关向前进的动力之源。入伍后，在紧张的训练之余，我将荒滩孤岛的辽阔寂寞、蓝天白云的万种风情、岩石干枝的顽强不屈、边防男儿“一家不圆万家

圆，我为祖国守边关”的铁骨柔肠尽收笔下，并将发表后的文章寄回家中。据母亲讲，收到信件后，父亲不仅自己看，还念给全家听，随后又拿到单位与同事分享。如此，他看过、念过、分享过，旋即又将沉沉的心事写满面孔，喃喃自语：“哦，边防环境竟是那样艰苦，一搪瓷缸水既要洗脸，又要刷牙，怎么够呢？寻常见的八九级风，还不把我儿吹得一步一个趔趄？”随后便是多日茶饭不思，睡不着觉。

一次，我在信中说，打算拆洗被子，怎奈手头缺少线。父亲立即托朋友从一家工厂买回玉米棒子粗的一粒粒绿线和一盒各式粗细大小的针寄给我。战士们笑道，这些针线足够全连官兵缝补十年之用啦！

还有一次，我在信中说，由于患上阑尾脓肿，连队安排我到500公里外的军队医院观察治疗。收到信后，父亲心如刀割，当即跑到老家的医院，请教专家阑尾脓肿是怎么回事。虽被告知“小症，无大碍，好治疗”，但他仍牵肠挂肚，为路途遥远不能亲往照顾我而自责。半个月

### 那年那时

那年秋天，居委会的一位婶子来我家宣传当年冬季征兵：“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哩！”母亲受到鼓舞，随口问：“在校念书的学生娃，招不？”这位婶子一边热情地宣传政策，一边拿出本子登记情况。恰逢我放学回家。母亲指着她，笑吟吟地问：“您看我儿子成不？”婶子旋即目光落在我身上，阳光般的笑容僵在脸上：“还真真是个嫩生生的学生娃哩！这么瘦，不知能不能吃苦？”从二人的三言两语间，我明白了大意，喜出望外地连声道：“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能吃苦！”于是，那位婶子帮我报上名。我心里一下子乐开了花，满院子欢呼：“我要参军啦！我要去保卫祖国啦！”

随着笔试、体检、政审等顺利通过，威武的接兵干部将红艳艳的《入伍通知书》送来我家，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中，

